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 梨花雪

无论叙述还是回忆，  
都不是平板的陈述和再现，  
而是一种透过生命直觉抵达语言深处的呈现。

夏卫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 梨花雪

夏卫红◎著

无论叙述还是回忆，  
都不是平板的陈述和再现，而是一种透过生命直觉抵达语言深处的呈现。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梨花雪 / 夏卫红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5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ISBN 978-7-5468-0271-8

I. ①梨… II. ①夏… III. ①抒情散文—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4387号

## 梨花雪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夏卫红 著

总策划: 张海君 徐 迅

主 编: 沈天鸿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http://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mailto: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mailto: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271-8

定价: 25.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序

沈天鸿

卫红的散文，传达给人的是一种战栗和疼痛，这种战栗和疼痛只发生于人生的苍茫时刻，如《秋日黄昏》《秋苇》中的秋天，《苍茫时刻》《在风中》降临的暮色和风。但这种颤栗与疼痛却是慰藉的同义词——人生的种种细节在夏卫红的笔下，因此于冷静甚至冷峻的同时又显得从容。战栗、疼痛之所以是慰藉的同义词，冷静甚至冷峻的语调之所以又显得从容，在于战栗、疼痛是“突然发现了世界”（《秋日黄昏》）的必需代价，冷静以及冷峻则是其必要条件，而这战栗的疼痛又因为不断地发现和领悟而得到了弥补，因此转化为慰藉，从而可以从容。

这样的散文，不完全是写出来的，因为要写出它，必须先又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人生体验。人生体验的深度和广度从何而来？思考。思考的结晶是思想。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一根芦苇。但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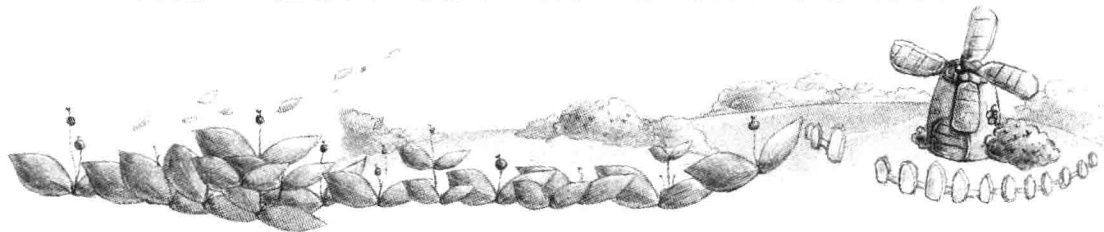
思考是风，从人自己内部吹出的风，它使得“从湖面吹来的风很冷”——很冷的冬天湖面上的风历来很冷，“我”为什么只感觉到那个特定的冬日中湖面上吹来的风才是“我在不算长的人生旅程中感到冷得发痛的风之一”？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在许多年前提供了答案：“必须有冬天的心灵/才能领略松树的霜枝/枝头白雪皑皑/一直那么寒冷”。这也正是我说思考是从人自己内部吹出的风的依据，是它使“我”在它到来之时拥有了“冬天的心灵”，从而深刻地感受到了风，湖水以及自己等等都是一个“冰冷的存在”，对存在“有了一种锐利而坚硬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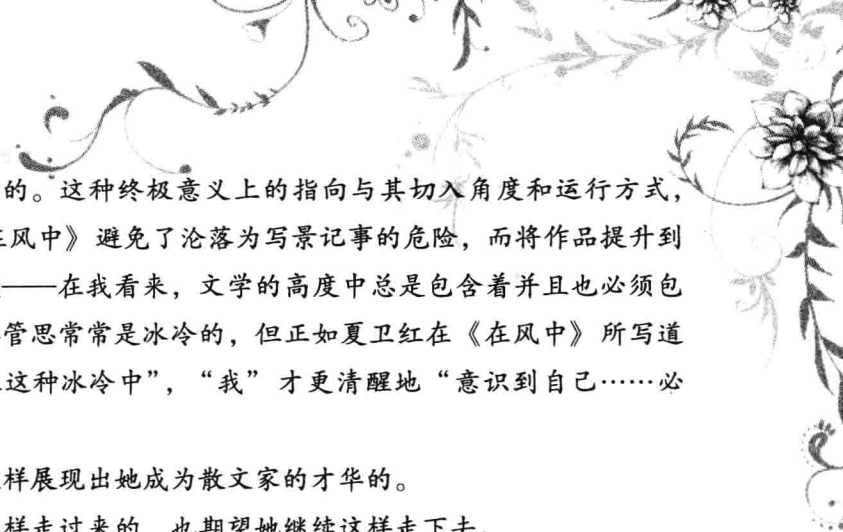
人类的生存是坚韧的，像能从石头上打出路的河流，但作为有限的个体的人，越是持有他所从属的人类这一整体所具有的坚韧、顽强的意志，便越是能深深地感到作为个体的自我的那种种不可克服的局限。例如孤



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的种种个人不可抗性的“安排”，以及如曹丕明确意识到的“年寿有时而尽”等等（这些正是夏卫红散文也是人类文学所写到并且必须写到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类人，他们视一切为“理所当然”，人类坚韧、顽强的生命意志在他们那儿异化成忍耐。他们也许更加符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但他们也因此不可能感受到或者说不可能发现个体的自我，以及作为个体自我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局限。有了这个区别，对于后者来说，很冷的冬天湖上的风也很冷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在风中》很肯定地告诉我们“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中的“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却与自然界的真实无关，这个肯定是基于心灵的真实，因为如果是自然界的寒冷，那就无须要到“多少年后”才能意识到了。生理学告诉我们，寒冷或其他外界刺激从皮肤传导到大脑神经的速度是极快的。生理学还告诉我们，喜怒哀乐等等情感也是生理性的，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便有了种种情感的相应表现甚至是丰富的表现，便是一个证明。由此可见，流传甚广的那种将“情”推崇为文学第一要素的观点是荒唐的。文学固然要以情感人，但最为重要的还是情感之中及其后是否隐藏着“第一推动”，以及是什么样的“第一推动”——我所说的“第一推动”就是思想，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动态的思考。夏卫红的散文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之中蕴含着、运动着的独特思考，在于情感已是由特定的思考决定并又通过意象事物体现了这种思考。

通过意象事物体现思考是意象思维的运行方式。这种以意象思维方式进行的思考在《秋苇》《在风中》和夏卫红其他散文中的运行是弥散性的，因此它有一种丰厚性，但它又有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指向，这就是它始终是指向人类以及个体的人的生存的。不过它不是“终极关怀”性质的（“终极关怀”只能是局外人才能作出的），而是从自我开始、有切身体验





与痛楚的置身其中的。这种终极意义上的指向与其切入角度和运行方式，使《秋苇》与《在风中》避免了沦落为写景记事的危险，而将作品提升到了真正文学的高度——在我看来，文学的高度中总是包含着并且也必须包含着思的高度，尽管思常常是冰冷的，但正如夏卫红在《在风中》所写的那样，正是“在这种冰冷中”，“我”才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须这样走下去”。

夏卫红正是这样展现出她成为散文家的才华的。

她的散文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期望她继续这样走下去。

谨以此为《梨花雪》序，并祝贺它的出版面世。

2011年2月9日

目 录

第一辑 在风中

秋 苇 / 002

在风中 / 004

鞭 子 / 006

花开花落 / 008

秋日黄昏 / 010

活 着 / 012

生命的缝隙 / 014

进 入 / 017

伤 害 / 020

半个秋天 / 023

别 赋 / 026

瞬 间 / 028

旧 物 / 030

心 境 / 033





# 梨花雪

*Li Hua Xue*

通向你的门 / 036

与水有关 / 039

疼 痛 / 041

必须承认 / 043

年关那边是立春 / 046

手摸不到的地方，就是远 / 048

想象阳光 / 050

在黑夜里读诗 / 053

一个人，怎样才能暖过来 / 056

相依为命 / 060

珊 瑚 / 063

## 第二辑 梨花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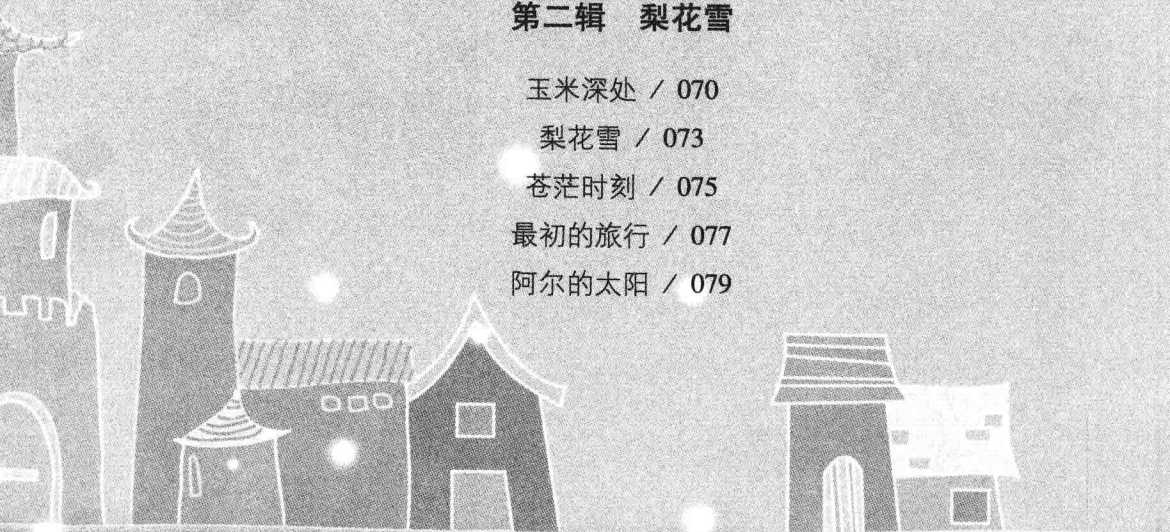
玉米深处 / 070

梨花雪 / 073

苍茫时刻 / 075

最初的旅行 / 077

阿尔的太阳 / 079





目 录

- 与冬天抗衡 / 081  
沙 土 / 083  
故乡的雪 / 085  
一岁一枯荣 / 087  
在途中 / 089  
夏桥与华楼 / 091  
拾麦穗的人 / 095  
沉重的砀山梨 / 100  
一天一天，就这样等着…… / 103  
北方小站 / 105  
泥土院落 / 106  
回故乡 / 108  
地板车 / 111  
最初读到的文字 / 113  
三十年落花梦 / 116  
落光叶子的白杨树 / 119  
种下千花为伴 / 121







# 梨花雪

*Li Hua Xue*

## 第三辑 真实人生

黑暗中的事物 / 124

养 育 / 126

我俩是个伴 / 129

父 亲 / 133

真实人生 / 138

画 皮 / 141

每条命都有关卡 / 145

康乃馨 / 147

一张写字桌 / 149

书之夜 / 152

伴着佛堂好读书 / 154

我的采访感受 / 156

敬畏生命 / 159

与瓜蒂无关 / 162

我们都会渐渐老去 / 163

最后一挂香蕉 / 165



目 录

生命是一片羽毛 / 167

看江的老人 / 169

静下来 / 171

不完美，才是人生 / 173

活着 爱着 写着 / 175

行走在秋色中 / 178

这山，离天空很近 / 182

水·山·禅寺 /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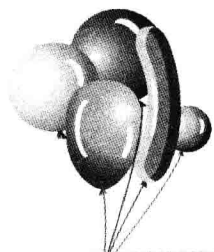
文字与我（代后记） / 189



第一辑 **在风中**

秋 苇  
在 风 中  
鞭 子  
花 开 花 落  
秋 日 黄 昏  
活 着

.....





## 秋 苇

当我写下秋苇这个字眼时，至少在我的感觉上有一种难以望穿的苍茫，似乎无边的苇丛铺天盖地而来，芦花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下轻盈、飘然。而实际上，我只是在城市、街道、河流的背影中看见那一片苇丛于江岸灰蒙蒙地摇曳，秋日下的天空和江流不动声色异常沉静。

能够在这个秋天与一片秋苇相遇是一种刻意不得的缘。这种缘总是在我们并不期望什么的时候降临。很多年前，当我在一个北方小村渐渐枯干的河岸上认识芦苇时，我并不知道，它将会作为一种星星点点、明明暗暗的文字，让我再次感受秋风苇白的另一种韵味。

在岁月的转变中，秋苇总是在以不同姿势出现着，甚至在阳光下的不同侧面，它都呈现出多种形态，而始终不变的是它那一种茸茸的生命质感，温和且柔美得无以言说。看芦苇在满是秋风的江岸静静地散发出古老而沉静的光辉，我极易想到类似倏然断裂的声响，猛然收紧的伤痕以及一种在视线中渐远渐失的身影之类的东西。

我记得家乡的芦苇总是在初冬时节收割，然后祖父把它们一捆捆弄回家中。在昏黄的灯下，童年的我看祖父把芦苇扎成鞋子模样，厚厚的木底上再铺一层又软又茸的芦絮，脚穿进去真是舒服极了，又暖和又干爽。尤其是当年的秋苇做成的芦鞋是最暖和的。一到冬天，就能看到一双双芦鞋踩在厚厚的积雪里。多少年前，我就是穿芦鞋玩雪人的许多小女孩中的一个……

温柔的痛楚。猛然面对苇丛忆起一切时，其实也只是在这一转身的瞬间，我再次看到童年的秋天，幼年的一种纯净、质朴的生活是不是还可以和今天的我连在一起？在那条渐远渐枯的河床深处，秋风正紧，是谁迎着





风在唱着那支“南人驾船，北人骑马”的童谣？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感觉。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屋檐进入另一个屋檐，因此我关于家园的感受总是以抓住某些存在着的事实或微不足道的事物为特征的，并由此营造想象中的另一个家园。比如此时我选择的秋苇，它透明、温暖、纯净、飘曳在我生命的各个片段中。这就是我把它与家园、生命连在一起的原因，并且我愿意静静地伫望它们，直到天空飘下苇絮般的雪花。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能以它固有的方式生存下去的。再激荡的河流和再弱小的根茎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有一根隐秘而敏感的命脉。谁触动了这根命脉，生命就会发生震荡，甚至夭折。人类似乎并不缺少如芦苇般的韧性和弹性。芦苇尽管根茎交错，生命力顽强，但江边依然有一大片被连根拔起的枯苇。在这样一个风声渐起的秋天，芦苇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着，它让我想起我自己，想起秋天的雁阵里有一只雁突然掉到苇荡里……像我此刻写下的文字，也将被江风吹落，但那毕竟是我用秋苇营造的家园的一部分。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自己是柔弱无助的呢？关于秋苇，关于一个个和我们相关或不相关的生命在风中缓慢苍老、消失，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存在或消失，一切显得不可思议又平常如斯，就像这些秋苇已消失于这一年的岁末……

因而正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渺小的东西对我们很重要，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此刻，我无法回避面对一株柔静而坚韧的芦苇时心中所升起的那种怜惜和痛楚。

枯寂也罢，茂盛也罢，对于秋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 在风中

从湖面吹来的风很冷。

这湖，水域异常辽阔。冬日的阳光从湖面上反射着清光。我是从这湖中一条窄路上走过去的。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

当然，一个人终究会走进这样的冬天。作为对内心深处颤颤恐惧的抵抗，我在路途中不断提醒并坚定着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我走近了那湖，感到了那湖面吹来的风，冷得钻心且透骨。当时，我在想，我是否该换一种方式过去，比如跑，比如跳，或者划船过去。显而易见，当时有很多选择，可最后我选择的是静静地走过去，在风中。

我的左边是湖，右边也是湖。湖在一座大峡谷中，湖风凛冽。我记得，我就是沿着湖中央的路走过去的，在湖面吹过来的风中走过去的。我还记得，身着的那件红色裙式风衣不停地被风鼓起又落下，轻盈无羁地舒展开来，像一团水，或一种爱情。在透骨的冷风中，我轻而易举地有了一种飞翔和流浪的欲望。

那么，这是否预示了我将以另一种方式浪迹天涯？

走上那条路时，我感到心很像湖面的波在风中打着旋儿，一种月晕似的晕眩。当时，我应该停下来仔细看看那水旋，看看映在水旋中的冬日流云。我只记得，我的脚步踩在干枯的落叶上发出了有节奏的清脆声响。水波、风、冬日的阳光以及飞扬的长发，当时的一切突然让我有了一种心醉神迷的清澈痛感。那种痛感把我长时间以来苦思冥想又莫名其妙的念头全部吹得无影无踪。如果说还剩下什么，那就是痛感正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让我意识到自己冰冷的存在。在这种冰冷中，我还意识到自己必须这样走下去。

很长时间以来，我在生命中守护的，也就是这种感觉。

再次走在冬日里，我感到自己似乎一直都生活在那湖面吹来的风中。那个冬天很干燥，湖边的芭茅草在风中褐褐地卷曲着，霜打过的野藤一碰即碎。湖水浩渺，与石岸遥遥相望。渐枯的湖面有渔人围起的网栅，几只破船搁在浅滩上，近岸的湖水已结成薄薄的冰凌。清晨开始有白色水汽从湖面升起。远山、树木、草丛似乎朦胧成了一片白雾。在这种氛围里，我开始对这个冬日有了一种锐利而坚硬的理解。我甚至看到一个人影在我的视线中出现，然后掠过，最终消失在水天尽头。而我只能在湖风中静默地伫立。我想，当时我的面容肯定很像湖边薄薄的冰凌，透明、清冷，并淡淡沉浸着冬日阳光的暖意。在那种暖意中，我有了一种期待。似乎已经期待很久，我想只要那片天空转过脸来，我展露的笑颜将是一朵盛开的冰凌花。

冰凌花会很美丽很动人。在湖面吹过来的风中，我神情专注、清醒而宁静地对自己说。

这种想法很好地帮助了我，让我走过了湖面，让我在一生的每一个片断中很快地触摸到语言的深处，触摸到季节的本质，并重新对生命拥有了一种敏锐和自觉。

后来，我一直都在想那湖面上吹来的风，那是我在不算长久的人生旅程中感到冷得发痛的风之一。我一直想忘记它，或者不以为然，或故作豪放。而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多少日子以来，我只是在风中走着。显而易见，关于那个冬日的记忆是跟湖的风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那湖面吹来的风，我也就丧失了关于那个冬天的印象。

只是在那个冬日，我为什么注定要从那个湖走过？





## 鞭子

鞭子，显然是源于生命经验中的某种惨痛记忆。这是在我读《卡夫卡传记》时感受的。

卡夫卡孤独、敏感、懦弱、内向的性格，与那位专横跋扈的暴君父亲有关。“我要把你像鱼一样撕碎！”父亲讽刺、抱怨、辱骂、威吓他时的可怕情景，卡夫卡终生历历在目。事实上，他父亲几乎没有一次真正揍过他，但他大声吼叫，脸涨得通红，急匆匆解下皮带放在椅背上，准备随时使用。

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个将作为鞭子的皮带是放在椅背上的，可这对卡夫卡来说比打他更可怕，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皮带无异于悬在头顶上的绞索，假如他真的被绞死了，那么一了百了，一切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他经历了要被绞死的一切准备工作，直到绞索已挂在他脖子上面时才知道被赦免，那么，他终生都会受到这种情景的折磨。童年时代的卡夫卡经常在这种威吓的悬念和父亲的权威下生活，于是有了我们所知道的卡夫卡。

我的童年是无比幸福的，仅从一点就可以证明：我在幼年时从未见过任何形状的鞭子。性情本就温和的父亲一直在远方工作，生活的艰难尽管造就了母亲性格坚强的一面，可她是很少打我的，加上我是长门长孙女，家族的亲人对我的爱更是博大无边。在故土时的优越感、快乐感是到了异乡之后消失殆尽的。那时，我自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生存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对我一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而让我对人的命运中注定所具有的渺小、短暂、悲怆的本质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对鞭子的最初感觉源于身处异地远离亲人孤身一人的成年之后，当人